

晉詩輕綺辯

胡詠超

兼論陸機詩——慷慨任氣

晉詩輕綺辯

胡詠超

兼論陸機詩——慷慨任氣

劉彥和《文心雕龍·明詩第六》曰：

晉世羣才，稍入輕綺、張、潘、左、陸，比肩詩衢，采縉於正始，力柔於建安，或析文以爲妙，或流靡以自妍，此其大略也。

自此論一出，羣皆鄙薄晉詩。唐陳伯玉謂「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，漢、魏風骨，晉、宋莫傳。」（《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并書》）李太白謂「自從建安，來綺麗不足珍。」（《古風》）

馴至近人王瑤之撰《中古文學風貌》也，直謂「若專由後人的批評看，整個的西晉文學，其實也可說是『下乘』的。」篇中歷引前人之批評，除左氏太沖外，其餘莫不盛加貶損。曰：

到了西晉，五言的詩體定型了，辭賦是傳統的文體，這些都是士大夫間運用的固定形式；而這些人又生活在外戚宗室的卵翼下，事實上屬於『心非鬱陶，苟馳夸飾』的心境的；自然也就能『逐文之篇愈盛』了。於是大家都在辭藻排偶上用工夫，……整個文學是向着輕綺繁縟的路上走，……其中陸機尤其最顯著的例子。

（《中古文學風貌·潘陸與西晉文士·三》）

又曰：

《詩品》評張華詩云：「其體華艷，興託不奇，巧用文字，務爲研合。雖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猶恨其兒

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。」這批評不也正是陸機的風格嗎？劉師培《中古文學史》云：「晉代之詩，如張華、張載之屬，均與士衡體近。因為這實在是時代風氣，張華以及三張二陸都是屬於類似的風格的。……當然，……跟他們作風不大同的作者，自然也還是有的，例如左思的詩，《詩品》評為「文典以怨，頗為精切，得諷諭之致。雖野於陸機，而深於潘岳。」……王船山《古詩評選》云：「三國之降為西晉，文體大壞，古度古心，不絕來茲者，非太冲其焉歸！」陳祚明《采菽堂古詩選》云：「太冲一代偉人，其雄在才，而其高在志。……鍾嶸以為野於陸機，悲哉！彼安知太冲之陶乎漢、魏，化乎矩度哉！黃子雲《野鴻詩的》云：「太冲祖述漢、魏，而修辭造句，全不襲一字。落落寫來，自成大家；視潘、陸諸人，何足數哉！」沈德潛《古詩源》亦云：「鍾嶸評左詩，謂野於陸機，而深於潘岳，此不知太冲者也。太冲胸次高曠，而筆力又復雄邁，陶冶漢、魏，自製偉詞，故是一代作手，豈潘、陸輩所能比埒！」……這些批評都可說是很中肯的。但就文學史說，當時所公認的好的標準，是輕綺巧麗，而不是如左思的『得諷諭之致』。因為文學畢竟是脫不開生活的，而當時過着高貴豪華的士大夫生活的文士們，是只能欣賞技巧，也只能向排偶綺麗上去用工夫的。（同上五）

今按：左太冲詩之風中力雄邁，文典以怨，得諷諭之致，固人無異辭矣。而王氏援引王船山諸人之言以抑士衡，則非確論也。王氏謂後代很少推崇陸機，而唐太宗則後人也，其《晉書·陸機傳論》曰：

觀夫陸機、陸雲，……挺珪璋於秀實，馳英華於早年；風鑑澄爽，神情俊邁。文藻宏麗，獨步當時；言論慷慨冠乎終古。高詞迴映，如朗月之懸光；疊意迴舒，若重巖之積秀。千條析理，則電拆霜開；一緒連文，則珠流璧合。其詞深而雅，其義博而顯，故足遠超枚、馬，高躡王、劉、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！

其推崇二陸，無以復加。並深悲士衡「進不能關昏匡亂，退不能屏跡全身，而奮力危邦，竭心庸主，忠抱實而不諒，謗緣虛而見疑，生在已而難長，死因人而易促，卒令覆宗絕祀，良可悲夫！」（《晉書卷五十四·列傳第二十四·陸

機傳論》)此實深知士衡之……才華與處境者也。乃張溥《陸平原集題詞》云：「士衡才冠當世，國亡主辱，……俯首入洛，竟縶晉爵，身事仇讐，……豫誅賈謐，俛得通侯，俗人謂福，君子謂禍。趙王誅死，羈囚廷尉，秋風蓴鱸，可早決機；復戀成都活命之恩，遭孟玖青蠅之譖，……畫獄自投，其誰戚哉！」不知士衡文章既冠世，父祖又世爲吳之將相，與「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」(《晉書張翰傳》語)之張翰不可同日而語，晉廷可容季鸞秋風蓴鱸，任心適志，而不許士衡還吳也。《晉書》載其「羈寓京師，久無家問。時中國多難，顧榮、戴若思等盛勸機還吳，機負其才望，而志匡世難，故不從。」《晉書》之言，不是盡信。顧榮祖雍爲吳丞相，父稚宜都太守，榮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、太子輔義都尉。吳平，與陸機兄弟入洛，時人號爲二俊。(機與弟雪入洛造太常張華，華素重其名，如舊相識。曰，「伐吳之役，利獲二俊。」)歷尚書郎、太子中舍人、廷尉正，恒縱酒酣暢，謂張翰曰：「惟酒可以忘憂，但無如作病何耳！」季鸞嘗諭榮曰：「天下紛紛，禍難未已。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吾本山林間人，無望於時，子善以明防前，以智慮後！」榮執其手，愴然曰：「吾亦與子採南蕨，飲三江水耳。」趙王倫篡位，倫子虔爲大將軍，以榮爲長史。及倫敗，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，榮懼及禍，終日昏酣不綜事，恆慮禍及，見刀與繩，每欲自殺。榮惶惶然自顧且不暇，如何有勸機還吳之可能？誠如張翰所言，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士衡豈真「竟縶晉爵，畫獄自投」之不智哉，無亦曰迫於勢耳！所謂「趙王誅死，羈囚廷尉，秋風蓴鱸，可早決機」云云，談何容易耶！試觀其《與弟清河雲詩并序》云：

余弱年夙孤，與弟士龍銜卹喪庭，續忝末緒，會逼王命，墨經即戎，時並繁髮，悼心告別，漸歷八載，家邦顛覆，凡厥同生，彫落殆半，收迹之日，感物興哀。而士龍又先在西，時迫當祖載，二昆不容逍遙，銜痛東徂，遺情西慕，故作是詩，以寄其哀苦焉。

……有命自天，崇替靡常。王師乘運，席卷江湖。雖備官守，守從武臣。守局下列，譬彼飛塵。洪波電擊，與衆同湮。顛陪西夏，收迹舊京。俯慚堂構，仰懼先靈。孰云忍愧，寄之我情。……

昔我西征，扼腕川涓。掩涕卽路，揮袂長辭。六龍促節，逝不我待。自往迄茲，曠年八祀。悠悠我思，非爾焉在。昔並垂髮，今也將老，含憂茹感，契闊充飽。嗟我人斯，胡恤之早。

天步多艱，性命難恃。常懼隕斃，孤魂殊裔。存不阜物，沒不增壤。生若朝風，死猶絕景。視彼蜉蝣，方之僑客。眷此黃墟，譬之敝宅。匪身是吝，亮會伊惜。其惜伊何，言紆其思。其思伊何，悲彼曠載。……………

昔我斯逝，兄弟孔備。今予來思，我凋我瘁。昔我斯逝，族有餘榮。今我來思，堂有哀聲。我行其道，鞠爲茂草。我復其房，物存人亡。拊膺泣血，灑淚彷徨。企佇明路，言歡爾歸。心存言宴，目想容輝。迫彼窀穸，載驅東路。係情桑梓，肆力丘墓。栖遲中流，心懷罔極。眷言顧之，使我心惻！

又《赴洛道中作》二首之一曰：

總轡登長路，嗚咽辭密親。備問子何之，世網嬰我身。永歎遵北渚，遺思結南津。行行遂已遠，野途曠無人。山澤行紆餘，林薄杳阡眠。虎嘯深谷底，雞鳴高樹顛。哀風中夜流，孤獸更我前。悲情觸物感。沈思鬱纏綿。佇立望故鄉，顧影懷自憐！

而《東宮作詩》（《文選》作《赴洛》二首之一，此從遠欽立輯校《先秦漢晉南北朝詩》）又曰：

羈旅遠遊宦，託身承華側。撫劍遵銅輦，振纓盡祇肅。歲月一何易，寒暑忽已革。戴離多悲心，感物情悽惻。慷慨遣安豫，永歎廢寢食。思樂樂難誘，曰歸歸未克，憂苦欲何爲，纏綿胸與臆。仰瞻凌霄鳥，羨爾歸飛翼。

孰謂其俯首入洛，竟糜晉爵『耶？復觀其《贈從兄車騎》及《赴太子洗馬時作》之詩曰：

孤獸思故藪，離鳥悲舊林。翩翮游宦子，辛苦誰爲心！髣髴谷水陽，婉孌崑山陰。營醜懷茲土，精爽若飛沈。寤寐靡安豫，願言思所欽。感彼歸途艱，使我怨慕深。安得忘歸草，言樹背與襟。斯言豈虛作，思鳥有悲音。

希世無高符，營道無烈心。靖靖肅有命，假轂越江潭。親友贈予邁，揮淚廣川陰。撫膺解攜手，永歎結遺音。無迹有所匿，寂寞聲必沈。肆目眇不及，緬然若雙潛。南望泣玄渚，北邁涉長林。谷風拂脩薄，油雲翳高岑。臺臺孤獸騁，嚶嚶思鳥吟。感物戀堂室，離思一何深！佇立慨我歎，寤寐涕盈襟。惜無懷歸志，辛苦誰爲心！

所云「孤獸思故藪，離鳥悲舊林。翩翩游宦子，辛苦誰爲心」，豈非阮嗣宗《詠懷》之「孤鴻號外野，翔鳥鳴北林。徘徊將何見，憂思獨傷心」乎？所云「髣髴谷水陽，婉孌崑山陰」，豈非《詠懷》之「渥髮鳴谷濱，遠遊崑岳傍」乎？所云「營魄懷茲土，精爽若飛沈」，豈非《詠懷》之「容色改平常，精神自飄淪」乎？所云「感彼歸途艱，使我怨慕深」，「惜無懷歸志，辛苦誰爲心」，豈非《詠懷》之「如何當路子，磬折忘所歸。豈爲夸譽名，憔悴使心悲。寧與燕雀翔，不隨黃鶴飛。黃鶴遊四海，中路將安歸」乎？所云「谷風拂脩薄，油雲翳高岑」，豈非《詠懷》之「寒風振山岡，玄雲起重陰」乎？所云「佇立慨我歎，寤寐涕盈襟」，豈非《詠懷》之「遠望令人悲，……淚下誰能禁」，「生命辰安在，憂戚涕沾襟」乎？而二詩一再呼號「辛苦誰爲心」！此正嗣宗《詠懷》「殷憂令志結，怵惕常若驚」，「終身履薄冰，誰知我心焦」之旨也。然嗣宗《詠懷》，千古共仰，而士衡之詩，唐太宗之後，盛加非難，同一悲吟，而褒貶異價，豈得謂平？元遺山《論詩絕句》稱嗣宗「縱橫詩筆見高情」，世皆高尚其志，而以士衡「俯首入洛」爲非。然亦知嗣宗得全於晉，直是早附司馬師，陰託其庇乎？胡應麟《詩數外篇卷二·六朝》有云：「（阮）籍得全於晉，直是早附司馬師，陰託其庇耳。史言禮法之士，嫉之如讐，賴司馬景王全之。以此而言，籍非附司馬氏，未必能脫禍也。今《文選》載蔣濟《勸進表》一篇，乃籍所作，籍忍至此，亦何所不可爲？籍著《論》鄙世俗之士，以爲猶虱處乎禪中，籍委身於司馬氏，獨非禪中乎？觀（嵇）康尚不屈於鍾會，肯賣魏而附晉乎？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，槩以爲嵇、阮，我每爲之太息也。」蓋不值嗣宗之所爲而享譽千古也。反觀士衡之入洛也，嘗詣侍中王濟，濟指羊酪謂機曰：「卿吳中何以敵此？」答云：「千里蓴羹未下鹽豉。」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問機曰：

「陸遜、陸抗，於君近遠？」機曰：「如君於盧毓、盧挺。」志默然。既起，雲謂機曰：「殊邦遐遠，容不相悉，何至於此！」機曰：「我父祖名播四海，寧不知耶？」其不輕下於人如此，較嗣宗之口不臧否人物，抗直多矣。

至於王瑤歷引諸家之說，謂「陸詩僅只是在修辭上有所成就是，劉勰所謂『逐文之篇』，而不是『體情之製』，陸雲《與兄平原書》有云：『此是情文，但本少情，而頗能作汜說耳。』『汜說』實在包有現在所謂『無病呻吟』的意思。所以到了西晉，……這些人又生活在外戚宗室的卵翼下，事實上是屬於『心非鬱陶，苟馳夸飾』的心境的；自然也就只能『逐文之篇愈盛』了。於是大家都在辭藻排偶上用工夫，……整個文學是向着輕綺繁縟的路上走，……其中陸機尤其是最顯著的例子。」（《中古文學風貌·潘陸與西晉文士三》）又謂「《詩品》評張華詩云：『其體華艷，興託不奇，巧爲文字，務爲研合。雖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猶恨其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。』這批評不也正是陸機的風格嗎？」（同上五）今按：茂先之詩是否『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』，姑置勿論。而士衡之風格則斷斷不爾。唐太宗《陸機傳論》稱其『言論慷慨，冠乎終古』，此的論也。而沈德潛《古詩源》竟云：「士衡以名將之後，破國亡家，稱情而言，必多哀怨。乃詞旨敷淺，但工塗澤，復何貴乎？」王瑤繼之，謂士衡「雖然破國亡家，卻並沒有實際上感到了破國亡家的痛苦；他又變成了洛陽的新貴，交遊於權貴之間，參預了政治上的傾軋。」（同上四）豈不謬哉！《全晉詩》輯錄士衡詩凡八十七篇一〇七首，誠如唐太宗所言，語多慷慨。二氏似未寓目者。不然，何以有此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耶？王氏不云文學畢竟脫不開生活者乎？《禮記·樂記》云：「亡國之音哀以思」，陸詩有焉。其詩上文已略舉一過，茲再錄其數篇於下，以見非議陸詩者之妄焉。

《門有車馬客行》

門有車馬客，駕言發故鄉。念君久不歸，濡跡涉江湘。投袂赴門塗，攬衣不及裳。拊膺攜客泣，掩淚敘溫涼。借問邦族間，惻愴論存亡。親友多零落，舊齒皆彫喪。市朝忽遷易，城闕或丘荒。墳壠日月多，松柏鬱芒芒。天道信崇替，人生安得長。慷慨惟平生，俛仰獨悲傷！

《梁甫吟》

玉衡既已驂，羲和若飛凌。四運循環轉，寒暑自相承。冉冉年時暮，迢迢天路徵（徵）。招搖東北指，大火西南昇。悲風無絕響，玄雲互相仍。豐水憑川結，零露彌天凝。年命時相逝，慶雲鮮克乘。履信多愆期，思順焉足憑。慷慨臨川響，非此孰爲興。哀吟梁甫顛，慷慨獨拊膺。

《悲哉行》

游客芳春林，春芳傷客心。和風飛清響，鮮雲垂薄陰。蕙草饒淑氣，時鳥多好音。翩翩鳴鳩羽，啾啾倉庚音。幽蘭盈通谷，長秀被高岑。女蘿亦有託，蔓葛亦有尋。傷哉客遊士，憂思一何深。目感隨氣草，耳悲詠時禽。寤寐多遠念，緬然若飛沈。願託歸風響，寄言遺所欽。

《君子行》

天道夷且簡，人道險而難。休咎相乘躡，翻覆若波瀾。去疾苦不遠，疑似實生患。近火固宜熱，履冰豈惡寒。掇蜂滅天道，拾塵惑孔、顏。逐臣尚何有，棄友焉足歎。福鍾恒有兆，禍集非無端。天損未易辭，人益猶可歡。朗鑒豈遠假，取之在傾冠。近情苦自信，君子防未然。

《猛虎行》

渴不飲盜泉水，熱不息惡木陰。惡木豈無枝，志士多苦心。整駕肅時命，杖策將遠尋。飢食猛虎窟，寒棲野雀林。日歸功未建，時往歲載陰。崇雲臨岸駭，鳴條隨風吟。靜言幽谷底，長嘯高山岑。急弦無懦響，亮節難爲音。人生誠未易，曷云開此衿。眷我耿介懷，俯仰愧古今！

此外，如《挽歌》之『拊心痛荼毒，永歎莫爲陳』；《長歌行》之『慷慨亦焉訴，天道良自然』；《從軍行》之『苦哉遠征人，撫心悲如何』；《苦寒行》之『渴飲堅冰漿，飢待零露餐。離思固已久，寤寐莫與言。劇哉行役人，慊慊恒苦寒！』，《豫章行》之『汎舟清川渚，遙望高山陰。川陸殊途軌，懿親將遠尋。三荆歡同株，四鳥悲異林。』

樂會良自古，悼別豈自今」；《折楊柳》之「仰悲朗月運，坐觀旋蓋迴。盛門無再入，衰房莫苦開。人生固已短，出處鮮爲諧。慷慨惟昔人，興此千載懷。升龍悲絕處，萋萋變條枚。寤寐豈虛歎，會是感與摧。弭意無足歡，願言有餘哀」；《太山吟》之「長吟太山側，慷慨激楚聲」；《駕言出北闕行》之「人生何所促，忽如朝靈凝。辛苦百年間，戚戚如履冰。仁智亦何補，遷化有明徵」；《董逃行》之「人皆冉冉西遷，盛時一往不還，慷慨乖念悽然。……世道多故萬端，憂慮紛錯交顏，老行及之長歎」；《上留田行》之「嗟行人之謁諂，……寒往暑來相尋。零雪霏霏集宇，悲風徘徊入襟。歲華冉冉方除，我思纏綿未紓，感時悼逝悽如」；《燕歌行》之「四時代序逝不追，……念君客遊常苦悲。……憂來感物涕不晞，非君之念思爲誰，別日何早會何遲」；《贈馮文熊》之「苟無凌風翮，徘徊守故林。慷慨誰爲感，願言懷所欽。……分索古所悲，志士多苦心。悲情臨川結，苦言隨風吟。愧無雜佩贈，良訊代兼金」；《於承明作與弟士龍》之「牽世嬰時網，駕言遠徂征。……俯仰悲林薄，慷慨含辛楚。懷往歡絕端，悼來憂成緒。感別慘舒翮，思歸樂遵渚」；《贈弟士龍》之「行矣怨路長，怒焉傷別促。指途悲有餘，臨觴歡不足。我若西流水，子爲東峙岳。慷慨逝言感，徘徊居情育。安得攜手俱，契闊成駢服」；《贈尚書郎顧彥先》之「淒風在時序，苦雨遂成霖。朝游忘輕羽，夕息憶重衾。感物百憂生，纏綿自相尋。與子隔蕭牆，蕭牆阻且深。形影曠不接，所託聲與音。音聲日夜闊，何用慰吾心」；《爲顧彥先贈婦》之「辭家遠行遊，悠悠三千里。京洛多風塵，素衣化爲緇。循身悼憂苦，感念同懷子。隆思亂心曲，沈歡滯不起。歡沈難克興，心亂誰爲理。願假歸鴻翼，翻飛浙江汜。」皆慷慨任氣，語語悽楚，所謂以血淚書者也。安得目爲「但工塗澤」、卻並沒有實際上感到了破國亡家的痛苦」之作哉？

諸公又獨賞太冲之筆力雄邁，得諷諭之致。非潘（岳）陸（機）輩所能比埒。王瑤並謂西晉文士運用辭賦文體之形式，苟馳夸飾，皆在辭藻排偶上用工夫，當時所公認之標準，是輕綺巧麗，而非左思之「得諷諭之致」。不知我國傳統詩賦，從來未嘗不以「諷諭」爲首務者。詩固如此，賦亦如之。王氏誤認西晉文士，全用辭賦之體，競爲侈麗閎衍之詞，而沒其諷諭之義。此根本不解辭賦之旨。班孟堅嘗謂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

德而盡忠孝，……抑亦雅頌之亞也。」（《兩都賦序》）抑王氏以至諸公，亦知太冲於「得諷諭之致」外，復有「動筆而橫錦」之譽乎？蓋自建安之初，五言騰躍，魏三祖、陳王，咸蓄盛藻，非復班固《詠史》之質木無文矣。逮晉，宣帝司馬懿、景帝師、文帝昭，雖志深摹竊，不暇文事，然風氣所開，新辭麗句，作者競相摹習。誠如彥和所言：「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。」（《文心雕龍·時序第四十五》）宗白華先生嘗探討之曰：「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，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極自由，極解放，最富於智慧、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。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。」（《藝境·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》）故魏文《典論·論文》有「詩賦欲麗」之論。陸平原《文賦》有「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」之說。士龍《與兄平原書》更明謂「文章當貴經綸」（按：經常為輕字之誤。此實彥和「晉世羣才，稍入輕綺」之所本。或謂經字不誤，乃綺字為緯字之誤耳。夫「經緯」雖於義可通，究不如「輕綺」之與下文「如謂後語如漂漂，故謂如小勝耳」之漂漂相應為妥貼也。況復士龍與兄其他論文之書，如《祠堂頌》……皆新綺，用此已自為洋洋耳」；《文賦》甚有辭，綺語頗多……新奇乃爾，真令人怖，不當復道作文」；《祖德頌》無大諫語耳，然靡靡「靡與綺為同義詞」清工，用辭緯澤」；皆一再用及綺字。又《文賦》稱「或藻思綺合，清麗千眠，炳若紈繡，悽若繁絃……或言拙而喻巧，或理朴而辭輕。」皆與文章貴輕綺之旨合，故作輕綺為允。）於是劉彥和《文心雕龍·明詩第六》從而謂「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為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中。」沈休文亦謂「降及元康，潘、陸特秀，……縟旨星稠，繁文綺合，綴平基之逸響，採南皮之高韻，遺風餘烈，事極江左。」（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）然則，所謂「晉世羣才，稍入輕綺」，實純屬推許之詞，殊無貶損之意。否則《時序第四十五》便不當云「晉雖不文，人才實盛：茂先搖筆而散珠，太冲動墨而橫錦，岳、湛曜聯璧之華，機、雲標二俊之采，應、傅、三張之徒，孫、摯、成公之屬，並結藻清英，流韻綺靡」矣。王瑤先生亦知謂「就文學史說，當時所公認的好的標準，是輕綺巧麗」。特不當復謂「當時過着高貴豪奢的士大夫生活的文士們，是只能欣賞技巧，也只能向排偶綺麗上去用工夫」耳。誠如所言：「文學畢竟是脫不開生活的」。徵諸晉世自惠帝而後，晉室

大壞，內則賈后、八王，禍亂相尋；外則州郡空虛，五胡侵擾。其「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」，尤甚於建安之末，故其時文，亦自「志深而筆衣，梗概而多氣」也，所謂「漢、魏風骨，晉宋莫傳」、「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」云云，豈其然歟？

溯自漢儒之欲藉六藝思想系統，以期塑造一漢世之堯舜時代，詩三百篇遂由原始之「聲教」階段（周）與「言教」階段（春秋）進入「詩教」之最高階段。說詩者無論其為齊、魯、韓三家或毛、鄭、莫不以「諫書」（注）之思想，建構其載道之詩經學，並成爲此下儒者論文之圭臬。議者荒於知人論世，不通古今之變，復偏執藝成而下之觀念，遂對晉詩橫加貶損，謂「詩緣情而綺麗」爲不知禮義之歸。朱彝尊於其《與高念祖論詩書》稱：「魏、晉而下，指詩爲緣情之作，專以綺麗爲事，一出乎閨房兒女之思，而無慕儉好禮、廉靜疏達之遺，惡在其爲詩也？」紀的《雲林詩鈔序》亦謂：「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漢遺音，沿波于屈、宋者爲六朝綺語。……大序一篇，……其中『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』二語，實深風雅之大原。……自陸平原一語引入歧途，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，不誠已甚歟！」而最無稽者爲謝榛。其《四溟詩話》曰：「陸機文賦曰：『詩緣情而綺麗，賦體物而瀏亮。』夫綺麗重六朝之弊，瀏亮非兩漢之體。」其亂入人罪，一至於此！宜乎王闈運辨訂其非曰：「近代儒生，深諱綺麗，乃區分奇偶，輕詆六朝，不解緣情之言，疑爲淫哇之語，其原出于毛、鄭，其後成于里巷，故風雅之道息焉。」

要之，一切妄論之生，皆緣於政治與地域上之偏見而生，而癥結在不達「綺麗」之首。蓋自詩樂分家，義理之說既勝，聲歌之學日微，遂使衆多原爲文學批評所習用之音樂術語，紛紛失其本義，甚而一反其旨，由原來之褒詞，一變而爲貶詞，以致小則歪曲一人或一時之作品評價，大則影響整體文學之批評及其原理。此鄭夾際所以有「詩在於聲，不在於義，猶今都邑有新聲，巷陌競歌之，豈爲其辭義之美哉！直爲其聲新耳」（《通志·樂略》）之歎也。其中「綺麗」即爲最顯著之例證。按：「綺麗」爲同義複詞，原爲音樂之用語。《史記·殷本紀》載：「帝紂……好酒淫樂……使師涓作新淫聲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樂。」又《文選·左太冲吳都賦》「靡靡悱悱」劉淵林注，「靡靡悱

惜，言樂容與閑麗也。」此乃建安以降，詩壇上上下下之風尚，所有作手，莫不與之結下不解緣，即以「文體省淨、篤意真古」著稱之陶公，鍾記室《詩品》亦稱其詩為「風華清靡」。蘇文忠亦謂其「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。」更遑論其餘哉？据近人周汝昌《陸機文賦緣情綺靡說的意義》之分析：綺為素色織紋縉，即今之細綾。《方言》「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，秦晉曰靡。」故「綺靡」乃以織物喻幼細而精密之意。以之形容音樂，即「聲之細好」（《文選》王褒《洞簫賦》「被淋灑其靡靡兮」注）以之形容談話，則言談之流，靡靡如解木出屑也。是靡靡乃指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；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，具有幽咽特點之聲調音色，故劉勰品論《楚辭》時，即以「綺靡以傷情」形容《九歌》、《九辯》者，蓋二者於《楚辭》中，詩之氣味最濃，此無疑根據陸機《文賦》「詩緣情而綺靡」而來。總之，「綺靡」乃當時衆所形容聲音細好之習用語，直至李善之注《文賦》，尚謂「綺靡，精妙之言。」而今日通行之《辭源》「綺靡」條竟謂「言文辭之浮艷也。」《辭海》「綺靡」條亦謂「猶言侈麗也。引《梁書·庾肩吾傳》為證」齊永明中，王融、謝朓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，至梁轉拘聲韻，彌尚綺（原作麗。按：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注》：麗、靡也）靡，復踰於往時。」此無疑一貫受隋末唐初史家之批評影響：

李百藥《北齊書·文苑傳敘》曰：江左梁末，彌尚輕險，雜滯滯必以成音，故雖悲而不雅。爰逮武平，政乖時蠹，雖藻思之美，雅道猶存。……原夫兩朝叔世，俱肆淫聲，而齊氏變風，……梁時變雅，……並為亡國之音。

魏徵《梁論》稱簡文帝曰：文艷用寡，華而不實，體窮淫靡，義罕疏通，哀思之音，遂移風俗。

《隋書·文學傳敘》又曰：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，簡文、湘東，啓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，分路揚鑣，其意淺而閑，其文匿而采，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，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？

令狐德棻《周書·王褒庾信傳贊》曰：子山之文，發源于宋末，盛行于梁季，其體以淫放為本，其詞以輕險為宗，故能誇自侈于紅紫，蕩心逾于鄭、衛。昔揚子雲有言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。若以庾信

方之，斯又詞賦之罪人也。

夷考諸史所論之失，其故有二。一則梁、陳覆亡，近在眉睫，遂謂文章爲人禍福。前此荀卿謂『亂世之文匿而采，《詩序》亦謂『亡國之音哀以思』，得斯兩語，奉爲科律，遂輕于醜詆，此其蔽于政治之偏見一也。次則隋人代周，唐人代隋，自許朔士，薄彼南人，故譏彈梁、陳，嘲弄徐、庾，此其蔽于地域之歧見又一也。善乎，朱東潤先生之言曰：

建安文學的發展，一傳而爲太康之沉雄，再傳而爲永嘉之淒厲，自茲以後，漫衍于大江南北，世稱爲南朝文學。隴上之歌，西洲之曲，英雄兒女，傳誦于千百萬人之口，蕩心動魄，孰逾于此？我們不能不承認南朝文學正是這時期中國文學的必然現象，也是應有的現象。隋、唐之初，論者鄙爲亡國之音，這是在政治上佔有優勢者的私見。按照這樣的論點，那麼詩三百篇中的變風變雅都在必須廢棄之列，比初期儒家的要求還要更加偏激，這實在是有問題的。（《建安文學研究文集·一點感想「代序」》）

準此，吾人論文，當摒除政教之偏執與乎方域之歧見，予晉詩以『析句彌密，聯字合趣，剖毫析釐，而契機入巧』之公允評價，不再目爲『文體大壞，苟馳夸飾之下乘之作。』而於曾爲唐太宗許爲『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』之陸平原，尤當還以『言論慷慨，詞深而雅，義博而顯』之公道論定。同時並取則《隋書·文學傳》所言，以期盡善盡美。則斯文之傳，莫大乎是矣：

江左宮商發越，貴於清綺；河朔詞義貞剛，重乎氣質。氣質則理勝其詞，清綺則文過其意。理深者便於時用，文華者宜于詠歌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，簡茲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兩長，則文質彬彬，盡善盡美矣。

九三年十月初稿

九四年六月重訂

注：「諫書」一詞，出於漢世，且發生於皇帝之變置故事上，所以尤具有重大意義。《漢書·儒林傳·王式條》云：「王式……爲昌邑王師。昌邑王廢，繫獄，當死。治事使者責問曰：『師何以亡諫書？』」式對曰：「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，至於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；至於危亡失道之君，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諫，是以亡諫書。」使者以聞，亦得減死論，歸家，不教授。